

悠悠岁月

指前:1939(外一篇)

文/冯光辉

中国的抗日武装,在1939年是与日本鬼子处于由被动渐转相持阶段的最艰难时期。华北战场是这样,东北战场是这样,江浙皖一线也是这样。

不知道那年的夏季还是夏秋季节,所知道的是一个黑夜,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,一位新四军营长奉命,率领疲惫的战士由浙西自溧阳入金坛,悄无声息的进入了指前的小村庄休憩。这方地域,离即将设立江南指挥部的水西只有五六十华里,虽然这是新四军与鬼子的交界地带,但属水乡,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可进退,有凸起的堤坝和遍野的芦苇杂树作掩护,新四军必须控制以确保水西的安全。

休憩状态是最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。动物是这样,由人组成的敌对军队更是这样。

新四军整整一个营的兵力,就在这个休憩的夜里,突然被闻风而动的鬼子包围了。从金坛、洮西、指前、上黄、别桥、溧阳等地急急而来的鬼子,已经对这个营形成了包围。

新四军的汉阳造,如何顶得住鬼子的山地炮和机关枪?更为急迫的是在这个有着老百姓的小村庄,新四军无处以有利的地形阻击鬼子的进攻不说,一条大河与长荡湖形成的夹角,使新四军的所在位置成为一个死亡夹角。

这位农民出身的营长对于战争的瞬息万变,与韶山冲那位农民出身的军事指挥家不谋而合,现在不是与鬼子拼搏之时,为了水西,为了大局,为了不让战士有更多的牺牲,他择定了退。

中国的农民是喜欢夜色的,

由农民组成的新四军更是喜欢在夜色中制造出战争的奇迹。

营长率领战士们以黑夜为掩护,一边以机灵的战术阻击鬼子,一边派出战士沿河寻找船只,他必须要船。他知道战士们大多是山区长大的,不会游泳,若在堤坝田埂上突围,势必还是走到鬼子的枪口下。然而,1939年的指前,河流沿岸已经没有木船,扫荡中,鬼子的刺刀早已将各类木船挑到火堆里了。

危急中,就有指前的百姓带头,卸下门板扛到河边,一块,又一块,就五块门板,是营长和他的战士们五颗延伸的子弹,他们悄悄渡河,退入了丘陵地带,保存住的两百多战士又可驰骋在另一个抗日战场。这对当时拥有八路军、新四军总人数只有四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,是多么了

不起的功绩!而其间富有才华的抗日指挥员则更少。

鬼子的指挥刀划破了黑夜,天亮了,鬼子渐渐缩小包围圈,发现新四军没了,就疑惑这一个营是如何逃遁经过周密编织的死网的,鬼子也纳闷,哪里冒出的木船使新四军又有了勃勃的生路。面对营长的指挥才能,握指挥刀的鬼子只能以暴跳如雷的形式加以佩服。

故事到这儿似乎可以结束了。我们的电影、戏剧和书本都是这样有定式的描述。然而事情的激剧变化,使革命这个词平添了神圣和沉重。

你为什么撤退?

你为什么不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?

你长鬼子威风,灭我军志气,在友军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威信?丢脸!

对首长的怒吼,营长不能顶撞,尽管首长已经接到有关此战的电文,称营长率领战士们能够撤出指前,本身就是个胜利。但是,电文是新四军的另一支部队拍发的,首长可以不屑一顾。

首长下令:枪毙营长!

营长对首长的脾性早已熟悉,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结局,但他以朴实的情感宽宏的气魄,欣慰自己从鬼子的枪口下带出了一个营的兵力,对于死,他无憾,以为自己也应该被枪毙,只是仅仅对首长提出了小小的要求:是否可以松绑?让我抬手一指,告诉他的战士们,前面是浙西。

首长不予考虑的条件,部下万万不能提及,营长加速了他的死亡时间。于是,就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乡场,没有委屈,没有申辩的营长被枪毙了。那支还没有击毙过一个日本鬼子的驳壳枪,无情地射杀了使鬼子胆颤的营长。

距营长被枪毙的整整一年前,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,就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的讲演,还有一篇指导抗日的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。可惜,毛泽东英明的文字渗入的太慢,苏南毕竟离延安太远。

直到如今,营长的名字无人知晓,烈士陵园也没有营长的碑石坟莹,只有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,几行文字,记载着指前1939年的营长故事。

芳草萋萋

今晚,和风而眠

文/朱红良

我喜欢静止的风,她将可爱的小尾巴藏在点点雪花里,雪花蒙住眼睛,让我猜一个没有谜底的游戏

我喜欢微漾的风,吹皱满池春水,牵动一袭白衣

我喜欢呜呜泱泱的风,站在草原高高的山岗上,牛羊成群,打马的汉子裹挟着白云一骑绝尘

我喜欢流连在醉月秋风里,看圆荷泻露。风走,我不走。

风的里面是风,风的外面还是风

有风的生活不可言说。今晚,我和风而眠。

为了民族复兴·革命英雄谱

胡三考烈士

(1917—1945)

胡四考烈士

(1923—1944)

胡三考、胡四考兄弟,东城街道河头村(原河头镇河头村小后庄)人。1939年和1940年,他俩先后参加地方抗日武装,三考担任税务员,四考担任通讯员。

1944年5月16日,胡四考奉命送密件去溧阳山区,途中被驻水北的伪军发觉并在五叶湖边设下埋伏。下午,他带着新四军旅部密件返回,划船接近湖岸时,枪声突起,敌人吼叫着逼他将船靠岸。他连连倒篙,将小船驶进汉港,迅速毁掉密函,但不幸被捕。在水北日伪军据点,他受尽酷刑,坚守秘密,只字未吐。第三天,残忍的敌人用铁丝穿过他两侧锁骨和两只手腕,在河头张柏桥将他当众杀害。

1945年2月18日,胡三考在河头集镇收税时,不幸被驻尧塘伪军服务队逮捕。敌人用坐老虎凳、灌泥浆水等酷刑,逼他说出游击队人员名单和地址。他坚贞不屈,守口如瓶。第三天,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他绑在尧塘蒲塘村前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上,伪军头目张道带着20余名伪军,把他当作练刺刀的靶子,轮番上前,一刀一刀刺向他的胸膛。牺牲时,他身中48刀,其状惨不忍睹。

暑假开始,我和儿子吃过早饭,便各自收拾一下去图书馆。这里的自修室安静凉快,坐久了仿佛可以忘记现在是炎热的夏季。

偶而,儿子会在过来轻声跟我说点小事,我赶紧坐直身体,以一个好学认真的姿态,来回答他。待他一走,我又放松下来,眼睛东看西望,这里大多是大学生,看着书,做着笔记,还有带着电脑,屏幕上跳跃着各种公式和图案。

我真是奇怪的动物,东张西望时,眼神都是精神气儿,眼睛一旦入字,就发酸发涩,脑子也迟钝不已,唯有趴下来睡一觉,才是王道。可是这静悄悄的神圣的地方,谁敢睡觉呢?我回身一看,有一个男的趴了一下来,我内心一喜,想效仿,可是人家又抬起

闲情逸致

一个人的图书馆

文/谢丽霞

头来翻书,嘴里无声地念叨着,原来是在背书。我欲趴下的头,赶紧竖了起来,也像模像样地连翻两页书。

一杯水喝完,就总想着去门口的免费饮水机里再倒满。在这个只有翻书声音的空间里,突兀地站起来,感觉是一种罪过。我小心翼翼,还是把凳子弄出了声响,这声音要是在大街上,那就是滴水与大海的关系,但是在图书馆的自修室里,那就是平地与惊雷的区别。我羞红了脸,转头一看,根本没

有人在意这声惊雷,他们看呀写呀,读呀背呀,如饥似渴,眼里只有书本里的知识。我又为自己的卑微懊恼起来,谁在意谁呀,于是,我挺直腰板,雄赳赳气昂昂地向门口走去。

倒水回来,为表达内心的愧疚,猛连翻三页书,证明自己是来看书的。

白晃晃的阳光,透过窗玻璃照在书上,眼睛又受不了了,我抬起头,看到了窗外的蓝天白云,有几块云,层层叠叠地绕着前面的高层建筑,痴痴傻傻,一动不动。我不是云,我

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,这么美的蓝天,未必是它们喜欢的。我狠狠心,把窗帘轻轻拉上,它们这么美,我却忍心不去看它们,感觉做了什么亏心事。书桌尽头,一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,牵牵挂挂,有几片不安分的叶子从枝干斜插出来,探头探脑,是不是在找昨天那个阳光男孩?我悄悄地拿出手机,拍下了它们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的神态,加上滤镜和背景虚化,自我感觉艺术的样子,满心欢喜。

经历了这番折腾,我终于打败了眼睛的酸涩,书看得有味道起来。儿子过来说,好回家了。哦,我看了看才翻的不到十页的书,说,那回家。儿子说,下午再来。我说,好的,下午再来。



天中即景 梅若 作品

岁月流歌

半边山寻

文/王京

半边山
我在城市
你在乡村

小河,青草地
静静驻足山水之间

阳光穿过竹叶
递来悠悠花香
我成了一棵树
听溪流与小桥的对话

我从大自然醒来
看疏影婆娑睡去

留下的永恒
妩媚了这个夏天

梅雨

文/王京

在六月的门楣
青与黄
温情催熟梅子
渲染江南

窗榭外
柔风织起雨帘
姑娘撑起油纸伞
打湿记忆的思念

微风过后
天放晴了
留一撮眉尖
和那深藏的执念

犹有荷塘蛙声相伴
在吟唱季节